

# 全球化时代<sup>\*</sup> 的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

陈 德 成

**内容提要** 至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化之波涌向埃及，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遭遇较大困难，但并未消亡，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全球化时代的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包括政府层面和民众层面两种状态。在政府层面，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重现实而轻理想；崇尚和平、弃置战争；扬理性、贬浮躁；倡开放、抑封闭。在民众层面，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富于情绪化而缺乏理性；有暴力情结；广泛的群众性。全球化时代的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主要是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它从理论上丰富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有利于埃及积极、科学地应对全球化，促进阿拉伯团结和中东和平，推动阿拉伯经济走向联合。

**关 键 词** 全球化 埃及 阿拉伯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 陈德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化悄然兴起，至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化之波涌向埃及时，正值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相继执政时期，此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已成为埃及的主导意识形态，纳赛尔主义逐渐淡出埃及的政治舞台，仅有部分理论作为纳赛尔主义的遗产继续产生影响，例如，关于三个圈子理论。尽管有诸多曲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有很大发展。毫无疑问，埃及的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遭遇到较大困难，但它并没有消亡。它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经常不断地自我表现，而且增加了新的时代内容，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对埃及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也非常明显，对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意义也不可低估，值得关注。

## 全 球 化 时 代 埃 及 阿 拉 伯 民 族 主 义 的 曲 折 发 展

1967 年“六五”战争对纳赛尔奉行的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次致命打击。1970 年 9 月纳赛尔总统病逝后，继任总统萨达特和理想主义者纳赛尔不一样，他是一个主张“埃及第一”的现实主义者，制定任何政策都以埃及现实利益为出发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利益被置于埃及的利益之下。但萨达特并没有完全抛弃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只是将其中的激进部分予以废除，并使其从属于埃及民族主义。1981 年穆巴拉克执政后，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地位被逐渐提升，逐步使其成为埃及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依然顽强地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sup>\*</sup>关于全球化始于何时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本文作者倾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20 世纪 70 年代末形成高潮，90 年代盛行的说法。本文所指的全球化时代主要侧重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阶段。

### （一）坚持埃及具有“阿拉伯属性”

是否承认埃及或埃及人具有“阿拉伯属性”，是是否坚持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础和前提，很难设想对此持否定态度的人会赞同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萨达特是一位忠诚的埃及民族主义者，但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信奉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并认为两者并无矛盾。萨达特认为：“这种见解很古怪，好像人就不该成为民族主义者，不该热爱自己的国家，关切国家的利益。而我，则可以而且很自然地是一个爱国的埃及人、一个阿拉伯人。我怀有许多民族愿望，想为埃及赢得它的尊严和繁荣；同时，我渴望维护阿拉伯人的安全、统一和集体的尊严。我们并不认为这有任何矛盾，也不认为这是任何政治上堕落的表现。而人不同时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才是堕落、才不是政治家的风度。”<sup>1</sup> 他在 1971 年 9 月 11 日由全民投票通过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永久宪法”中则宣称：“埃及人民是正在朝着全阿拉伯统一这一目标前进的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sup>④</sup> 1978 年 7 月，埃及民族民主党成立，其党纲阐明：“埃及人民期望建设一个以科学和信念为基础的现代化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每个公民都不担心害怕和忍饥受饿，并且能够保证他们自身、荣誉以及钱财的安全、解放被占领土、摆脱外国控制的残余以及实现阿拉伯的统一。”<sup>④</sup> 1981 年萨达特遇刺身亡后，穆巴拉克也毫不迟疑地认同自己是阿拉伯人，也不否认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客观存在。他指出，我首先是一个埃及人，我的一切决定出自埃及的利益；我终究是一个阿拉伯人，不管阿拉伯人有多大分歧，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不容置疑的。

### （二）极力维护阿拉伯民族利益

阿以冲突，涉及阿拉伯民族的根本利益。对由来已久的阿以冲突究竟如何解决，其方式不外乎两种，即“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以往 4 次中东战争采取的是“军事方式”，但没有解决问题。萨达特深感用“军事方式”解决阿以冲突已不可取，决定采用“政治”方式，即和平解决阿以冲突。萨达特说：“在这以后和以前我们都主张和平；当一切和平手段无济于事时，我们诉诸于战争；一旦战争结束，我们就回到和平状态；如果和平没有带来任何结果，我们就重新怀着厌恶的心情面临战争，……”<sup>1/4</sup> 萨达特主张的“和平”方案，不仅是为了埃及的利益，也是为了阿拉伯民族的根本利益。1977 年 11 月 20 日，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演说中指出，这次到以色列不是为了签订埃及单独协议，并提出签订和平协议的条件之一是结束以色列对 1967 年所占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同年 12 月 25 日，萨达特在埃及伊斯梅利亚举行的与贝京的会谈中，再次要求以色列撤出 1967 年侵占的领土。在萨达特于 1978 年 9 月 5~17 日的美国之行中，萨达特把访问的重点放在：“代表埃及、代表整个阿拉伯讲话，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任何人。”<sup>1/2</sup> 在戴维营会议上，贝京坚持耶路撒冷是一座“不可分割的城市”，是以色列首都的政治主张；萨达特则认为耶路撒冷是约旦河西岸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和 267 号决议必须应用于该城市。戴维营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以色列接受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作为同其他阿拉伯国家谈判的基础，这意味着以色列必须从 1967 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虽然埃及在 1979 年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萨达特仍以阿拉伯利益为重，埃以关系实际上长期处于一种冷和平状态，埃、以两国在经济合作、贸易和民间交往方面几乎没有进展，低水平的经济关系是与低调的政治关系相一致的。穆巴拉克在执政后不久就提出了“埃及离不开阿拉伯，阿拉伯也离不开埃及”的主张，并宣布埃及愿意遵守 1950 年签订的《阿拉伯国家联合防御条约》表示埃及军队随时准备维护阿拉伯国家安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履行自己的民族义务。穆巴拉克还宣布，埃及绝不进攻阿拉伯邻国，

<sup>1</sup> 辛华译：《萨达特回忆录——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第 19 页。

<sup>④</sup> W·B·费舍尔著；周泽奎译：《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宪法介绍》，载《中东》，1983 年第 1 期。

<sup>④</sup> 中东社开罗 1978 年 9 月 26 日阿文讯。

<sup>1/4</sup> 辛华译：前引书，第 268 页。

<sup>1/2</sup> 同上书，第 269 页。

也将不被用做进攻阿拉伯国家的基地。在中东外交舞台上，穆巴拉克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特别在1991年科威特事件上，埃及纠集阿拉伯盟国帮助美国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但不与美国结盟。穆巴拉克恪守《戴维营协议》，但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政策。穆巴拉克积极开展和平外交，争取和维护阿拉伯民族权益。反对利比亚的激进行为，但也不排斥在某些事情上替利比亚讲话。穆巴拉克一直强调要把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阿拉伯民族利益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强调这是埃及外交政策的基石。

### （三）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1977年11月，在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期间，萨达特提出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的条件之一是，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决权，包括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12月25日，萨达特和贝京在埃及伊斯梅利亚举行会谈，埃及要求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1978年9月5~17日，萨达特、贝京和卡特在戴维营举行首脑会议，萨达特抓住每个机会讲巴勒斯坦问题。“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阿拉伯问题的核心，我对此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是一种民族义务，同时也是每个阿拉伯人的义务，直到巴勒斯坦人能够用自己的嘴巴和逻辑对全世界讲话。”<sup>1</sup> 他向美国人民强调：“只要巴勒斯坦人民处于无权地位，不公正就继续存在；如果巴勒斯坦人民按照他们所满意的、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和联合国决议的方式，恢复了自己的领土和实体，那么巴勒斯坦就将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坚强成员，争取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一个伟大支柱。”<sup>④</sup> 他提醒美国人民说：“巴勒斯坦人民决不放弃自己的土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领土他们就得死亡。”<sup>④</sup> 穆巴拉克刚刚执政，就对巴以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个问题的公正解决必须基于（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之间）相互承认与接受”、“双方都拥有存在和作为一个国家实体进行活动的权利”。穆巴拉克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恢复失地和实现民族自决权的斗争。在巴解确立和平路线的过程中，在各方面给予大力配合和支持。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会议做出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决定，穆巴拉克顶住美、以两国的压力，毅然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巴以双方的几个重要协议，如1994年5月4日达成的《加沙—杰里科协议》（亦称《开罗协议》）、1995年9月24日关于扩大巴勒斯坦自治范围的协议（在塔巴草签，9月28日在华盛顿正式签署，即《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过渡协议》也称《塔巴协议》）、1999年9月5日《沙姆沙伊赫备忘录》等，都是在埃及签署的。穆巴拉克一再表示埃及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他说：“埃及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作用永远不会动摇，一分钟也不会动摇。当我们受到攻击和诋毁时，我们也未停止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和巴勒斯坦领导，我们把巴勒斯坦事业视做我们自己的事业。”<sup>1/4</sup> 穆巴拉克坚持埃以和解，推进戴维营和平进程，并恪守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他指出：“我们不支持任何破裂行为，我们想要和平。我们不向任何人施加压力，也不代替任何人作决定。从和平进程开始以来，我们支持公正地达到全面和平，但从不向任何国家包括巴勒斯坦人施加压力，我们支持推动和平进程的时候从不要求巴勒斯坦人做出让步，而是让他们自己去谈判。”<sup>1/2</sup> 穆巴拉克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享有自决权。

### （四）建设适合阿拉伯现实的民主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萨达特在实施经济开放政策不久，就启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1974年实行新闻自由，尔后是1976年11月成立政党并实施多党制，萨达特说：“纳赛尔和我想的是同一件事。不同的是他要用专制来取得一切，而我却用民主获得我想的一切！”<sup>1/4</sup> 他还指出：“民主不只是

<sup>1</sup> 辛华译：前引书，第269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269~270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270页。

<sup>1/4</sup> 夏海涛：《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谈埃及对外关系》，新华社开罗1994年9月22日讯。

<sup>1/2</sup> 朱威烈：《尼罗河畔的脚步声》，载《阿拉伯世界》2000年第2期，第3~7页。

<sup>1/4</sup> [埃及]穆·哈·海卡尔著：关偶、马瑞瑜、周时中译：《愤怒的秋天——安瓦尔·萨达特执政始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一些法律和条文，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是生活中一件基本的东西。”<sup>1</sup>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萨达特仅仅关注埃及的民主建设，尚未来得及考虑阿拉伯各国的民主建设问题。1981年穆巴拉克执政后，埃及的民主建设得到不断发展。穆巴拉克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生活，没有反对派就没有民主……”<sup>④</sup>，他曾宣布“民主是政权的基础”<sup>⑤</sup>。穆巴拉克倡导的民主是埃及式的，是阿拉伯式的，和西方民主相比具有自己的特色。正因为这种民主是阿拉伯式的，它才成为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穆巴拉克的民主是安全与稳定的基石，“没有安定，任何人都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也谈不上参政。”<sup>⑥</sup>“穆巴拉克的民主是发展、建设和生产，不是混乱、破坏与毁灭的民主。穆巴拉克的民主是生活的道路，是通过有效参与公共事业使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保证。穆巴拉克的民主是使反对派也成为政权的一部分，参与决策。穆巴拉克的民主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为着人民的利益，每个公民都有权通过自由选举和自由言论参与决策；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这一权利。”<sup>⑦</sup>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穆巴拉克的民主观也在与时俱进。2005年2月26日，穆巴拉克向埃及人民议会提出宪法第七十六条有关总统选举方式的条款的修正建议，要求议会废除“唯一候选人”的选举制度，提议允许通过公民直接投票方式在多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5月，埃及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了宪法第七十六条修正案。9月7日，埃及举行大选，有10位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这一修正案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埃及宪法中严格规定的只能有一名被议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有资格参加最终总统选举的法律规定。这是埃及民主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与此同时，穆巴拉克还倡导阿拉伯国家的民主模式不可能照搬西方，而要兼顾国情、区情，兼顾稳定和发展。穆巴拉克曾多次表示：“任何改革都必须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外来强加的民主。”<sup>⑧</sup>当2004年2月初，美国正式宣布了“大中东民主”计划后，穆巴拉克很快表明自己以及阿拉伯国家的立场：“阿拉伯国家愿意进行民主化改革，但不能接受任何外来的‘改革压力’，美国提出的整套民主化方案，与阿拉伯的民族、文化、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格格不入，而且更忽视了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的独特力量。”<sup>⑨</sup>后来，穆巴拉克发表了5点意见，其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阿拉伯国家的立场：“（1）美国的计划把政治而不是经济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2）计划过于超前，而不是采取保证政局稳定，防止极端势力控制改革进程的循序渐进的方式；（3）计划超出了阿盟的范畴，因而它将成为推翻阿盟的开路先锋，并将很快建立一个取代阿盟的组织；（4）计划既涉及改革问题，也涉及阿拉伯的一些主要问题，首先是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拉克问题；（5）让北约成为保护大中东安全和反恐的一方，使阿拉伯世界成为该地区虚假安全的赌注。”<sup>⑩</sup>穆巴拉克在2004年3月12日开幕的亚历山大“阿拉伯非政府组织民主化研讨会”上表示，埃及愿成为阿拉伯国家民主改革的“试验田”，以自身为主，根据人民的需要和呼声，在不影响国家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一系列民主改革，并且愿将改革的经验供阿拉伯国家参考。<sup>⑪</sup>事实上，埃及并不反对民主改革，目前埃及报刊上出现最多的关键词之一就是民主，但埃及需要的是来自内部的、符合自身国情和民意的民主，而不是迎合西方标准的民主，更反对美国居高临下强行灌输的西方民主，埃及不想让美国牵着走，在民主改革问题上，埃及有自己的底线。

#### （五）积极谋求阿拉伯地区经济合作和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

埃及是阿拉伯各国经济逐步向集团化、区域化发展的积极倡导国之一，其宗旨是振兴、发展阿拉

<sup>1</sup> [埃及]《图画》周刊，1981年8月21日。

<sup>④</sup> [埃及]安瓦尔·穆罕默德著；王贵译：《穆巴拉克传》，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sup>⑤</sup> 同上书，第91页。

<sup>⑥</sup> 同上。

<sup>⑦</sup> 同上。

<sup>⑧</sup> 辛俭强：《以退为进，穆巴拉克化解“街头革命”》载《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3月4~10日。

<sup>⑨</sup> 参见万铤、宋文芳：《两种改革在中东较量》，载《环球时报》，2004年3月15日。

<sup>⑩</sup> 《阿拉伯人与“大中东”计划：阿拉伯人如何面对挑战》，载《沙特阿拉伯》《生活报》，2004年5月31日。

<sup>⑪</sup> 参见万铤、宋文芳：前引文。

伯民族经济,通过经济道路加强团结和走向统一。早在1964年,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也门、苏丹、科威特宣布组建“七国共同市场”,后经各方努力,七国共同市场于1970年正式启动。至20世纪70年代末,七国共同市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但在其存在期间,各国间双边、多边贸易额与建立共同市场前相比净增了十倍多。1974年2月,埃及、苏丹两国签署了《政治行动与经济一体化纲领》开始一体化进程。1982年10月,两国签署了《一体化宪章》,规定十年内完成一体化进程。1985年苏丹发生政变后,埃苏一体化进程受挫。穆巴拉克也十分关注阿拉伯地区经济合作。1991年8月5日,穆巴拉克下令拆除埃及和利比亚边界埃及一侧的海关关卡,取消过境限制。8月14日他在会见亚历山大党政领导时说:“在埃及同利比亚开放边界问题上,我们应具有民族的眼光,为两国谋利益,让实践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合作与平衡,我们要高于狭隘的、有限的利益。”<sup>1</sup> 1996年5月,埃及和约旦签订了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它不仅是埃约之间实现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步,而且代表着阿拉伯各国之间在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该协议允许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加入。<sup>④</sup> 埃及经济专家、埃及国民投资银行第一副行长胡斯尼·哈菲兹发表经济报告强调:“必须寻求一个阿拉伯在一些重要方面进行卓有成效合作的方案,以取代目前这种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独唱’的状况。……应制定一项统一计划,为阿拉伯国家之间创造平衡。”<sup>④④</sup> “阿拉伯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协调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努力,以使阿拉伯国家能实现自给自足,建立能同欧洲、美洲和远东国家竞争的贸易和金融市场。”<sup>¼</sup> 并为此提出:“八大平衡”和“六项措施”。<sup>½</sup> 为实现阿拉伯经济一体化,穆巴拉克曾多次倡议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1998年1月1日,由18个阿拉伯国家组成的阿拉伯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经济一体化开始运作,争取十年时间建成自由贸易区。同年,埃及与突尼斯、摩洛哥、黎巴嫩、利比亚、科威特和沙特也先后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逐步降低部分工业品外其他产品的关税,直到2007年全部取消。其中埃及和约旦已达成到2005年实现零关税的协议。由此可见,埃及热衷于建立和发展独立的阿拉伯民族经济体系。

#### (六) 努力实现阿拉伯团结

萨达特的中东和平“主动行动”,被认为是“现代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它导致阿拉伯世界严重分裂,埃及于1979年3月3日被中止阿盟成员国资格。1981年穆巴拉克执政以后不久,就提出了“埃及离不开阿拉伯,阿拉伯也离不开埃及”的主张,把尽快重返阿盟作为一项奋斗目标,主动采取措施修补和发展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自从胡斯尼·穆巴拉克担任总统以来,埃及的对外政策就具有了明确和透明的特点。这一政策来源于一位埃及普通人的脉搏,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愿望和理想。”<sup>¾</sup> 这里的爱国主义指的是热爱埃及,这里的民族主义指的是热爱阿拉伯民族。“已故的贾麦尔·阿卜杜·纳赛尔总统在埃及的生活中作为历史性的革命领袖,同许多民族问题、阿拉伯团结问题联系在一起。但他失去了同欧洲和美国的联系。他仅同阿拉伯世界、非洲国家和不结盟运动打交道。萨达特来了,他改变了阿卜杜·纳赛尔时代的埃及政治状况,同欧洲和美国建立了强有力的关系。但他却失去了同阿拉伯、非洲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的联系。而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在同阿拉伯和世界各国元首交往中更加平衡和全面。”<sup>⑧</sup> 穆巴拉克热衷于遵守民族主义路线,停止了对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一切攻击性新闻宣传,致力于以互谅和共同利益精神弥补阿拉伯的裂痕,主张阿拉伯团结。对美国奉行的歧视阿拉伯的政策也进行了有原则的斗争。在以色列1982年发动侵略黎巴

<sup>1</sup> 中东社亚历山大1991年8月14日阿文讯。

<sup>④</sup> [黎巴嫩]《事件》周刊,1996年5月31日。

<sup>④④</sup> [黎巴嫩]《事件》周刊,1995年5月26日。

<sup>¼</sup> 同上。

<sup>½</sup> 同上。

<sup>¾</sup> [埃及]安瓦尔·穆罕默德著;王贵发译:前引书,第105页。

<sup>⑧</sup> 同上书,第106页。

嫩的战争后，埃及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当以色列当局野蛮镇压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时，埃及曾多次向以色列提出抗议。穆巴拉克积极开展和平外交，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由于穆巴拉克努力争取和积极维护阿拉伯民族利益，主动、耐心地处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89年5月，埃及被中止十年之久的阿盟成员国资格得以恢复。海湾危机爆发后，穆巴拉克以阿拉伯民族利益为重，奔走于伊拉克、沙特等国，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危机。海湾战争期间，穆巴拉克派兵站在美国一边，认为这是履行《阿拉伯联合防御条约》。他说：“埃及的价值在于支持阿拉伯民族的正义立场。”<sup>1</sup> 当有人要求他撤军时，他强调说，他只能采取这种立场，“埃及是阿拉伯民族的盾牌，是本地区起带头作用的国家，全世界都在看着它，我们的立场应受到阿拉伯的尊敬”<sup>④</sup>。海湾战争后，穆巴拉克于1991年3月3日提出关于今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九点计划，呼吁开创阿拉伯民族历史的新篇章，要求“忘记复仇和报复”、“使阿拉伯国家恢复相互信任，以避免进一步的分裂。”并认为“全阿拉伯的安全应当产生在阿拉伯国家之中”。<sup>④</sup> 穆巴拉克的阿拉伯政策是：“维护阿拉伯意志的独立，致力于对阿拉伯的决定提供自由，并保证每个阿拉伯国家尊重基本文献，首先是《阿拉伯联盟宪章》《阿拉伯联合防御条约》。”<sup>Ⅳ</sup> 穆巴拉克一心想推动阿拉伯国家用一个声音在国际上说话。

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包括政府层面和民众层面两种形态。对政府层面的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已如上述，下面将进一步研究民众层面的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

纳赛尔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忠于阿拉伯事业，他还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并奉行亲苏、反美的政策。萨达特执政后，特别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萨达特更加相信，要解决中东问题，依靠美国的帮助比争取苏联的支持更重要，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更符合埃及的长远利益。同时，他还认为，埃及不可能打败以色列，只有通过和谈才能达到收复失地的目的。于是，萨达特改变纳赛尔的路线，奉行亲美、以路线，因而导致埃及国内出现分化。政府层面则把埃及利益置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上，但没有放弃“阿拉伯支柱”，特别是穆巴拉克执政时期。民众层面中不少民众出于民族和宗教原因，依然坚持反美、反以立场，奉行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民众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得不到政府支持，遂转而支持极端努力。1979年埃及以缔结和平条约，不但激怒了阿拉伯国家，也激怒了埃及人。最后，萨达特于1981年倒在本国同胞的枪口下。

类似情况延续至今，政府层面与民众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每当美国、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兵戎相见时，民族矛盾都会内化为埃及的社会矛盾，一些民众不断指责政府软弱无能。

1991年海湾战争中，许多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一些极端的穆斯林组织表示支持萨达姆，对埃及派出约4.5万兵力加入同伊拉克作战的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行了抨击，并谴责美国和以它为首的西方对伊拉克的侵略，宣称同伊拉克人民团结在一起，同时指责了埃及新闻媒介反对伊拉克的倾向。<sup>Ⅳ</sup>

2003年伊拉克战争，许多埃及民众表现出浓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也有一些埃及人十分怀念和推崇当年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梦想建立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国家。《金字塔报》主编纳菲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评论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击垮阿拉伯民族的意志，分化阿拉伯国家阵营，根据美国的利益重组地区格局。阿拉伯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场关于民族存亡的挑战。”<sup>Ⅳ</sup> 可以说纳菲的观点代表了目前民众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埃及半官方杂志《十月》在2003年4月27日刊登一篇文章，其篇名是《伊拉克战争：美国的石油，以色列的

<sup>1</sup> 中东社开罗1991年1月22日阿文讯。

<sup>④</sup> 同上。

<sup>④</sup> 合众国际社开罗1991年3月3日英文讯。

<sup>Ⅳ</sup> [埃及]安瓦尔·穆罕默德著；王贵发译：前引书，第107~108页。

<sup>Ⅳ</sup> 参见阿米尔·塔赫里：《阿拉伯人对萨达姆的欢呼也取决于他的战争运气》，载[德国]《世界报》1991年1月19日；萨拉·贾马勒：《埃及在国内首次出现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加紧为实现海湾停火而进行外交努力》，路透社开罗1991年1月21日英文讯。

<sup>Ⅳ</sup> 阿米尔·塔赫里：前引文；萨拉·贾马勒：前引文。

荣耀》文章写道：“在美国极力推行单边主义的今天，阿拉伯世界更加脆弱，因为他们像以往一样作壁上观，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sup>1</sup> 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以及对阿拉伯民族未来的担心。

2006年黎以冲突爆发后，埃及人举行了数次反以游行。示威者举着前总统纳赛尔的画像，高喊纳赛尔时代的军事口号。也有不少人指着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的画像说：“我们的新英雄就是这个人。”许多埃及民众认为：“真主党是抵抗运动的大师，它代表阿拉伯世界的尊严。”<sup>④</sup> 埃及十多个党派，其中不乏阿拉伯民族主义追随者，曾发表声明，一致要求政府出兵，保护黎巴嫩人民，维护阿拉伯民族的尊严，并抨击穆巴拉克关于“埃及不会为了保卫真主党和黎巴嫩，卷入与以色列的战争”<sup>④</sup>的主张。2006年7月30日，大约100名埃及议员（埃及共有议员450名）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突袭黎巴嫩南部村庄加纳，造成至少54名黎平民死亡，其中至少包括37名儿童死亡的罪行。议员们在给阿拉伯联盟的备忘录中，要求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断交，要求埃及立即驱逐以色列大使。部分议员还要求强化《阿拉伯联合防御条约》，共同应对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侵略，同时加强“抵制以色列委员会”的功能，呼吁人们对以色列、美国的商品进行抵制等。<sup>¼</sup> 在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中，强硬人物深得人心。前总统纳赛尔在普通的埃及人心中是一个典范，目前，阿拉伯世界以及埃及强人的地位出现空缺，不少埃及人又开始对内贾德和纳斯鲁拉投去钦佩的目光。在开罗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里，当教师的马吉迪·拉德万边看电视边说：“他（指内贾德）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不怕以色列，也不怕美国人。他不怕任何人。”<sup>½</sup> 在很多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眼中，他们的领导人不如内贾德那么有感召力。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也同样受到埃及和阿拉伯民众的追捧。马里兰大学的民意测验专家希布莱·特尔哈米对此现象解释说：“阿拉伯世界渴望有领导才能的领袖，渴望变化。内贾德恰好满足他们的愿望。”<sup>¾</sup> 除这条理由外，还应补上阿拉伯民族情绪这一点。

可见，在埃及民众中，有股强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潮流，平时潜伏着，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汹涌而出。

## 全球化时代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

“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最为大胆。它以各种形式进行尝试。”<sup>⑧</sup> 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从历时性来说，存在多种形态，其中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是比较成熟且影响极大的一种类型，全球化时代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呈分裂状态；从共时性看，一为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为民众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两者虽然对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来说均有某些继承性，但显而易见，后者继承性更强。但从对今天埃及社会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来说，政府层面的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更为重大和深远，也可以说，这是埃及人对阿拉伯民族的又一重大贡献，埃及人推出了一种崇尚和平、比较务实、有一定理性、比较开放的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埃及凭借它的人口、地理位置、经济、文化注定要走在阿拉伯世界的前列，理应从各方面为阿拉伯民族作出贡献。

### （一）全球化时代埃及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显著特征

1 重现实而轻理想。埃及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之前在埃及出现的各种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尤其是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来说，具有重现实而轻理想的特征。纳赛尔的阿拉伯民

<sup>1</sup> 冯北华、王潇东：《以色列，倒萨战争受益者》，载《环球时报》，2003年4月30日。

<sup>④</sup> 黄培昭、李宏伟：《埃及困境折射中东乱局》，载《环球时报》，2006年8月1日。

<sup>④</sup> 同上。

<sup>¼</sup> 同上。

<sup>½</sup>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6年6月21日。

<sup>¾</sup> 同上。

<sup>⑧</sup> [黎巴嫩]姆鲁埃：《阿拉伯政治思想危机》，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年第1期。

族主义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它仍然具有较多正面功能，特别是对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事业来说功不可没，但也不可忽视其负面作用。它不顾阿拉伯民族实际，违背阿拉伯民族意愿，强制推行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和统一，甚至出兵干涉也门内战达 5 年之久，严重地损害了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事业。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已不是埃及的主导意识形态，而是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它不再突出强调所有阿拉伯国家必须接受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顺应阿拉伯统一事业的潮流，而不越俎代庖，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各阿拉伯国家自主处理相关问题。萨达特是一位有胆略、有见识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当埃及民族利益受到威胁时，他奋起捍卫，抵制苏联的错误作法；他敢于发动十月战争，打击以色列的嚣张气焰；他善于利用时机，及时改善埃美关系；然后力排众议，逐步实现埃以和解。穆巴拉克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同时是一位捍卫阿拉伯利益的人，他坚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立场不可分割、不可改变的原则。他认为埃及同阿拉伯民族命运攸关，必须维护阿拉伯团结、捍卫阿拉伯利益。虽然他在埃及宪法中及有关场合声明，埃及人民仍然是“阿拉伯民族”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时机成熟，将同阿拉伯世界其他部分再度结合，但他又非常现实，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努力维护阿拉伯民族团结，而不是急于统一。

2 崇尚和平、弃置战争。如果说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是革命的民族主义，主张暴力是这一民族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埃及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则可称为和平的民族主义，它提倡走和平发展之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埃以、巴以等问题，即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的相关民族问题。它开创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的先例，每当中东和平进程显露出一些困难迹象时，都可以看见埃及尽力克服困难的诸种劝和表现，中东和平进程的某些决定性阶段就是在埃及进行的。2006 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大获全胜后，埃及要求哈马斯必须承认以色列，并放弃暴力行动。埃及外长艾哈迈德·阿里·阿布·盖特指出：“当你（哈马斯）坐进（巴勒斯坦）议会时，你是用舌头说话而不是用枪说话。”<sup>1</sup> 埃及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还主张通过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通过融入追求自身内部发展，提升自身外部的国际地位，说到底，就是与美国讲和平、搞合作。它已没有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那副“好斗”，甚至“好战”的形象，而显得温和、大度而不极端，它是一种可以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特别是与犹太民族和平相处的思想意识。在它那里，战争已经淡化，处于边缘地位，或者说已弃置战争。

3 扬理性、贬浮躁。民族主义中的确存在着可能的非理性因素，民族主义者容易在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同时，产生对抗意识和保守排外的思想倾向，但是这种非理性因素是可控制的，而理性因素也是可塑造的。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具有扬理性、贬浮躁的特征，使狂热处于边缘地位。1991 年海湾战争中，民众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同情和声援伊拉克，但穆巴拉克坚定地指出：“我们支持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因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用武力占领另一个阿拉伯国家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在 20 世纪末没有一个人能接受。”<sup>④</sup> 在 2006 年黎以冲突中，穆巴拉克和阿卜杜拉二世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谴责真主党的“冒险主义不符合阿拉伯利益”。穆巴拉克还指出：“那些想让埃及这样做的人忘记了，对外冒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sup>④</sup> 穆巴拉克还说：“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不会成为胜利者，它只会造成更多的敌人。这场战争只会激起阿拉伯对以色列的仇恨，导致更多的反以极端势力浮出水面。”<sup>1/4</sup> 上述例子说明，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排斥和抨击一些极端而煽情的言论与活动。

4 倡开放、抑封闭。曾任埃及教育部长的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博士在谈论全球化时代的

<sup>1</sup> 美联社开罗 2006 年 2 月 1 日讯。

<sup>④</sup> 中东社开罗 1991 年 1 月 22 日阿文讯。

<sup>④</sup> 黄培昭、李宏伟：前引文。

<sup>1/4</sup> 同上。



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时指出：“我们与许多人都一致认为，爱国主义不可能是固执己见或固步自封，更不应是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不应是自负和傲慢，不应是对其他民族人文价值观的蔑视，也不能是离群索居。”<sup>1</sup> 这是对埃及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倡开放抑封闭的特征的概括，同样也适用于埃及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实际上，对世界开放，却不为之眼花缭乱，不卑躬屈膝，也不投入他人怀抱。它主张开放而不狭隘，不仅倡导经济开放，还宣扬政治开放，实行有限的民主和法治，给予新闻一定程度的自由，应当设法建立阿拉伯国家经济实体。总而言之，它实际上在提倡并实行同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政策，具有鲜明的开放品格。

## （二）民众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主要特征

1 富于情绪化而缺乏理性。经常空洞地大喊口号，往往发表反对美国的激烈言辞，对以色列满怀愤怒与报复的感情，缺乏灵活务实的态度，不知道如何在全球化中最大程度地获取阿拉伯民族利益。

2 有暴力情结。在阿以问题上，主张开展民族抵抗运动，支持巴勒斯坦以暴力争取独立运动，对和谈、以土地换和平持反对立场。反对美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打击阿富汗，并将战争扩大到伊拉克。

3 有广泛的群众性。这股势力来自草根阶层，与伊斯兰教关系密切，与阿拉伯传统文化和社会相辅相成，与阿拉伯地区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水乳相融，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容易动员群众生事。对现存政权具有两面性，既可被现政权利用，也可危及现政权。

无论是政府层面或是民众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都各具自己鲜明的特点。但我们也应指出，两者均重行动而轻理论，因此缺乏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那样的理论系统性，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更多地表现在埃及外交方面，而民众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往往在关键时反映在埃及民众的情绪上。

## 全球化时代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作用

全球化时代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主要是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先前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继续、突破和发展，是埃及阿拉伯人寻求埃及，以及阿拉伯民族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必然趋势，它仍具有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和强大的社会政治功能。

### （一）从理论上丰富了阿拉伯民族主义

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具有反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强调民族特性、强调自我文化价值可靠性的特征，这是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的产物，自然具有正义性和进步意义。当全球化大潮涌向埃及，民族主义的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从革命转向和平，挽救民族危机已从排外、抗击外来侵略和掠夺转向吸引西方资金、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来发展自己。此时的埃及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已逐渐淡化其前身带有的极端、狂热、狭隘、好斗的特性，逐渐向温和、理性、开放、和平的民族主义转变，成为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毫无疑问，这为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未来走出一条新路径，从理论上丰富了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

### （二）有利于埃及积极、科学地应对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大潮下，民族主义虽然受到冲击，但仍然具有生命力。在美国，民族主义仍是该国的政治主流，正如埃及前教育部长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博士指出：“美国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极。美国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谈论美国的最高利益，从不会有所顾忌，美国国会也放肆地颁布法律，允许美国军队追踪那些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人直至别国境内。”<sup>④</sup> “我们如果看看周围世界，就会发现在那些领导全球化、蔑视民族主义倾向和爱国主义运动的国家中，爱国主义也发挥着主要作

<sup>1</sup> 参见鼎文：《埃及教育部长谈全球化挑战》，载《阿拉伯世界》，2001年第4期，第3~7页。

<sup>④</sup> 同上。

用。”<sup>1</sup> 中国的学者也指出：“在美国政坛，确认自己永远站在美国利益一边是政客的生存之道，认同美国民族主义或者说‘美国至上主义’是政客的首选。相反，‘全球主义’、‘超国家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虽然在学理上尽可见仁见智，在选举上却是‘票房毒药’，真正愿意进入主流政坛的政客们对它们是避之唯恐不及。”<sup>④</sup> 埃及的新形态的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具有温和、开放、和平、理性的特征，能够承认、接受全球化，积极、科学地应对全球化，较易适应发达国家操纵的游戏规则，有利于埃及融入主导的国际体系。实际上，埃及在迎接全球化挑战方面已取得一定成绩。穆巴拉克说：“埃及已顺利通过了发展的‘瓶颈’，国家的前途一片光明。”<sup>④</sup>

### （三）促进阿拉伯团结和中东和平

埃及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对促进中东和平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埃及开辟了“以土地换和平”的中东和平新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在全球化时代，阿以问题的解决只能走和平的道路，埃及开了头，巴勒斯坦紧随埃及之后，中东和平进程曲折向前。由于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呈现出和平、温和的面孔，使埃及逐步修复了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89年5月埃及重返阿盟，标志着阿拉伯团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海湾危机爆发后，埃及以民族利益为重，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危机。海湾战争后，埃及积极实现阿拉伯和解，努力恢复阿拉伯团结。现在，从以色列到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与埃及发展和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埃及已成为维护阿拉伯团结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坚强后盾。

### （四）推动阿拉伯经济走向联合

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点放在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独立，以及谋求阿拉伯统一上，虽然也考虑发展经济问题，但强调经济独立，反对外国控制。但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把发展经济视为中心，而且主张开放经济，并倡导阿拉伯经济走向联合，显而易见，这种主张是有利于阿拉伯地区经济合作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它不失为应对全球化的上策。2001年3月27~28日，在安曼召开的第13届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上确立了加快阿拉伯经济一体化步伐的总原则，并且在合作开发阿拉伯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领域方面达成了共识，埃及起了重要的作用。5月8日，埃及、摩洛哥、约旦、突尼斯签署了建立地中海沿岸阿拉伯国家自由贸易区声明，表示要努力推动阿拉伯经济一体化。由此可见，政府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实现阿拉伯经济一体化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至于民众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虽然它有反对霸权主义的进步性，对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支持，但难以应对全球化挑战，不利于阿拉伯民族融入现存的世界体制，有较多的消极性。埃及是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埃及的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走过曲折复杂的历程，对阿拉伯民族发展成为现代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丰富、发展了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频遭西方列强欺凌之时，埃及人无可选择，需要民族主义，以推进救国和挽救民族危亡的事业。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它可以支撑和掩护弱势民族对霸权的合理反抗，可以有效地保护多元文化，温和、理性和开放的民族主义对全球化有适应的一面。民族主义，包括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只是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说，终有一天它将会被超越，退出历史舞台。无论哪种民族主义，都具有天然的利己冲动和损人利己的可能性，都可能被某种势力所利用，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对此，人们必须警惕。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邢永平）

<sup>1</sup> 同上。

<sup>④</sup> 夏雨天：《民族主义仍是美政治主流》，载《环球时报》，2006年8月18日。

<sup>④</sup> 王泰：《全球化挑战埃及：历史、问题与对策》，载《阿拉伯世界》，2001年第4期，第52~55页。

## Policy's Change of Hamas and Its Influences on Palestine Political Situation

*Li Zhifen*

pp. 5– 9

As a radical political power drifted bng away from Palestinian Autonomous Authority, Hamas began to change it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struggle ways after having won in the Legislation Committee Election. Hamas appeared to soften the radical political stands which expressing in its three important papers: the election programmatic documents, the guarding principles to organize the unity govern-

ment, the inaugural speech of Primer Minister Ismail Haneya, and that revealed itself the trend to turn to a realistic political party. This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Palestinians to get unity and reach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with Israeli to resolv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s. But Palestinians unity government would still face difficulties and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future.

## Basic Features and Styles of Democratic Practices in the Mideast Countries

*Wang Lincong*

pp. 16– 21

The democracy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is appearing the trend of uprising. The reasons of originating the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revealed the features of force-pushing and imitation. The democracy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emerged the features of delaying and slow-moving. The stage of democracy development showed the feature of unbalance. The democracy practices had the feature of diversity which expressed the democracy

based on secularism, the democracy of Islam dominated by Faqh, the democracy of limitation controlled by power authority, the democracy divided by religious parties and etc. In the meantime, the different trend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slamism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and these showed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ways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 Egyptian Arab Nationalism in Globalization Era

*Chen Decheng*

pp. 22– 31

With the uprising of globalization wave, Egyptian Arab Nationalism was facing great difficulty in 1970s, but it didn't disappear and remained tenacious. The modern Egyptian Arab nationalism in globalization era had two kinds of levels: the nationalism dominated by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ism worked in civil society. For the first, it preferred the reality to ideality, preferred peace to war, preferred rationality to impetuosity, and it preferred opening to closure. For the later, it had abun-

dant emotion other than rationality, it had the intention to use violence and had strong mass basics. Egyptian Arab nationalism in globalization era was mainly the nationalism expressing in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and it enriched theoretically Arab nationalism. It can play positive role for Egypt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However, it can promote the unity of Arab and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It is also useful for this nationalism to realize the economic unity for Arab nations.